

從梁效的黑文看“四人幫” 是如何糟蹋馬克思主義的？

長期以來，“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網羅一批御用文人，拼湊名目繁多的寫作班子，成天躲在陰暗的角落裏，舞文弄墨，專門從事歪曲、篡改馬列的陰謀勾當，向黨向人民射出一支支的毒箭。其中，“四人幫”的兩個心腹操縱的“梁效”佔有顯赫的地位，造了許多反革命輿論。有一陣子，“梁效”幾乎成了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小政治局”，凌駕於偉大領袖毛主席和黨中央之上，自成體系，專橫跋扈，向全國發號施令。它儼然以“馬列主義的權威”自居，擺出“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架勢，然而其黑文每每一出籠，人們就發現它並非那麼“馬列”，它的臀部蓋有舊的資產者的紋章，於是相對哈哈，傳為笑料。下面僅舉一例，足見“四人幫”及其爪牙“梁效”之流把馬克思主義糟蹋到何等地步。

去年一月十五日，“梁效”在《人民日報》第二版拋出了一篇反黨文章，題為《教育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此文自然是一仍故伎，大量引用馬列，大唱“革命”高調。其中一段話頗為引人注目：“馬克思曾經設想在無產階級的新教育制度下，每個受教育的少年兒童從九歲到十二歲每天勞動二小時，十三歲到十五歲每天勞動四小時，十六歲到十七歲每天勞動六小時。要求每個學生‘不僅用腦勞動，而且用雙手勞動’，‘像每個有勞動能力的成人那樣成為生產工作者’”（《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6-217頁）。

讀完這段奇文，人們不由得提出幾個大問號，馬克思對無產階級新教育制度設想果真是這樣的嗎？一個受教育的少年兒童如果每天勞動六個鐘頭，那他們又用甚麼時間讀書呢？我們把馬克思的原著拿來一核對，卻發現“梁效”不但在轉述馬克思的話時跟馬克思自己的原話相去十萬八千里，而且通過歪曲、篡改馬克思主義公然販賣反革命私貨。

列寧教導我們：“在歪曲馬克思主義的風氣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不通俗，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列寧選集》第3卷第174頁）遵照這一教導，我們謹把馬克思的原話全文恭錄於下：

“我們認為，現代工業吸引男女兒童和少年來參加偉大的社會生產事業，是一種進步的、健康的和合乎規律的趨勢，雖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它是畸形的。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下，每個兒童從9歲起都應當像每個有勞動能力的成人那樣成為生產工作者，應當服從普遍的自然規律，這個規律就是：為了吃飯，他必須勞動，不僅用腦勞動，而且用雙手勞動。但目前我們的任務只是關懷工人階級的兒童和少年。

“我們認為必須根據生理狀況把男女兒童和少年分為三類，分別對待：第一類包括9—12歲的兒童，第二類包括13—15歲，第三類包括16—17歲。我們建議法律把他們在任何工場或家庭裏的每日勞動時間限制如下：第一類2小時，第二類4小時，第三類6小時。第三類至少應當有1小時吃飯或休息的間歇時間。

“也許，小學教育最好不到9歲就開始；不過我們這裏所談的只是一種最必要的抗毒素，它被用來抵制下述社會制度的各種趨勢，這種制度把工人降低為積累資本的簡單工具，把那些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父母變成出賣親生兒女的奴隸主。兒童和少年的權利應當得到保護。他們自己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因此社會有責任保護他們。”（馬克思：〈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6-217頁）

〈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干問題給代表的指示〉，是馬克思為1866年9月3日至8日在日內瓦召開的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們寫的。當時馬克思因忙於出版《資本論》第一卷的工作，未能出席大會，但他在百忙之中親自寫了這個書面指示。上述引

文是從指示的第四點“男女兒童和少年的勞動”中錄下來的。後來在日內瓦大會上，第一國際總委員會根據馬克思的指示曾提出了一個〈限制工作時間〉的報告，指出：“我們提議，無論在工廠上班或在家裏做活的第一類童工，他們的工作應該由法律限制為二小時，第二類少年工的工作應該限制為四小時，第三類少年工應該限制為六小時。對於第三類少年工，應該規定至少有一小時用於吃飯或休息的時間。”

只要認真讀一讀馬克思的原文，瞭解了它的寫作背景，我們就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幫”的文痞們篡改馬克思主義的手段多麼卑鄙無恥！首先，馬克思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出發，把少年兒童參加社會生產事業的問題同不同的社會制度聯繫起來分析研究，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它是畸形的，而在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則要求他們“不僅用腦勞動，而且用雙手勞動”。馬克思講的“合理的社會制度”，不言而喻，是指共產主義（包括其低級階段社會主義）這個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社會制度。任何教育制度，都是某一個社會制度的產物，這是起碼的常識。但是，“四人幫”的御用文人卻通過本末倒置、以偏概全的手法，用“無產階級的新教育制度”來取代“合理的社會制度”，把自己別有用心的杜撰強加於革命導師。

第二，馬克思在這裏所談的主要是要求第一國際的代表們，在同各國資本家進行鬥爭，爭取實行勞工立法、改善工人狀況時，特別要關懷和保護童工的權利。這從“目前我們的任務只是關懷工人階級的兒童和少年”，“我們這裏所談的只是一種最必要的抗毒素”等話中都不難看出。可是，“梁效”之流卻採取偷天換日的手法，對馬克思極為明確的指示進行了無恥的篡改。在他們的黑筆桿下，馬克思要求法律（在當時自然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對童工勞動時間實行的最起碼限制，竟變成了“無產階級的新教育制度”的“設想”！更有甚者，“四人幫”那個搖搖毛扇的狗頭軍師張春橋，把爪牙們的這一新“創造”當作寶貝，竟恬不知恥地向來自兄弟國家的貴賓大加宣揚，侈談偽造的馬克思

“新教育制度”的“設想”。對徒子徒孫們如此登峰造極的拙劣表演，修正主義祖師爺伯因斯坦、考茨基和赫魯曉夫也只好自歎不如、望塵莫及了。

必須指出，“四人幫”及其反革命工具“梁效”之流，明目張膽地蓄意篡改、歪曲和修正馬克思主義，其險惡居心就是打着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將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拖回資本主義社會，讓我們青少年淪為他們這幫黨內資產階級的牛馬。無怪乎張春橋在一次談話中，公然篡改偉大領袖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針，鼓吹“寧要一個沒有文化的勞動者，而不要一個有文化的剝削者、精神貴族”。是啊，有了文化，人民群眾就能更好地學習馬列和毛主席著作，識破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狼子野心；老百姓雖然沒有文化，但只要老老實實地埋頭幹活，成為“會說話的工具”，做個渾渾噩噩的奴隸，同樣能創造財富供他們這幫資產階級老爺們驕奢淫逸、尋歡作樂！

如果讓“四人幫”的陰謀得逞，馬克思所指出的“把工人降低為積累資本的簡單工具，把那些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父母變成出賣親生兒女的奴隸主”的資本主義制度不僅會在中國復辟，而且將愈演愈烈。“四人幫”這些資產階級吸血鬼，“恩賜”給廣大少年兒童的將是《資本論》中揭露的那幅悲慘圖畫：工人階級中最不幸的人、餓得半死的寡婦把“衣衫襤褸、餓得半死、無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送去幹有害健康、令人生厭的苦活，而絕不會限於“梁效”的奇文描繪的那樣，一邊“受教育”，一邊從事2—6小時的勞動。然而，這是我們億萬人民萬萬不會答應的。為了我國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了廣大青少年的未來，我們一定要把“四人幫”徹底掃進歷史的垃圾堆，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遍全球！

(本文以“歷史系大批判組”之名刊於
《中央民族學院學報》1977年第1期)